

清宮風雲

汪佩琴 徐賦葆

7·4

## 清宫风云

汪佩琴 徐赋藻

\*  
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 
敦化市印刷厂印刷

\*  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6,125印张 138,000字  
1985年10月第一版 1985年10月第1次印刷  
印数：1—122,700册  
统一书号：10,091·1043 定价0.92元

---

## 内 容 提 要

本书以通俗的语言，感人的情节，章回小说的传统形式，描写了清朝康熙帝驾崩后，四王子胤祯利用权臣科隆多、大将军羹尧及岷山派掌门人吕祖良及其门徒，阴谋篡改遗诏，夺取皇位。雍正继位后，杀兄屠弟，并用“血滴子”杀人利器，排除异己，妄杀朝臣。微服去江南私访，强令吕祖良保驾，一路所见，土豪恶霸，横行乡里，贪官污吏，损公肥私，天灾人祸，民不聊生。雍正却假匡正义，掠美入宫，大兴文字狱，妄杀无辜。各路武林英雄为除暴君，一路追杀，吕祖良舍身保驾，力挫群英，与众英雄结下冤仇。

雍正回京后，怕知情人揭其篡位内情，便借故先后除掉科隆多及年羹尧等辅弼功臣，用毒计害死吕祖良及岷山派英雄三十七人。雍正的倒行逆施，激起群英义愤，丢弃门户之见，同仇敌忾。吕四娘大义凛然，三入禁宫，铲除了暴君，表现了武林志士以大局为重，消除私怨，屏弃前嫌，团结对敌的崇高品德。故事情节紧张，曲折动人，人物个性鲜明，精彩场面纷呈，读来饶有兴味。

本书曾在1984年《新村》杂志连载，前十六回由徐赋葆同志执笔，后四回由汪佩琴同志执笔，得到读者好评。根据广大读者要求，对全书作了一些修改，并增加了四回，共二十回，作为《新村》通俗文艺丛书出版，使故事更加跌宕起伏，引人入胜。

## 目 录

第一回	古驿道四马追风 龙山镇夤夜拒盜	( 1 )
第二回	畅春园康熙晏驾 乾清宫胤禛篡位	( 12 )
第三回	养心殿君臣密謀 血滴子初显神威	( 23 )
第四回	西宁城千人送別 开封府三英不平	( 33 )
第五回	无名僧暗救胤禟 豁达人义释刺客	( 43 )
第六回	亲王府手足猜忌 金銮殿弟兄兄绝情	( 53 )
第七回	莽和尚單身闯宮 孤苦人四海飘零	( 62 )
第八回	避追兵破庙巧遇 练双剑高墙击石	( 69 )
第九回	雍正帝微服南巡 吕祖良病卧客地	( 78 )
第十回	老英雄抱病护驾 小李保勇闯公堂	( 88 )

第十一回	惩恶霸假匡正义 掠美人真相大白	( 98 )
第十二回	烟花巷雍正寻美 秦淮楼清荷骂君	( 103 )
第十三回	济南城狭路相逢 巡抚府行刺报仇	( 108 )
第十四回	乘大义张熙走险 设巧计钟琪弄奸	( 117 )
第十五回	逛庙会龙蛇相斗 探牢房妇婢释君	( 127 )
第十六回	文字狱千人罹难 运河边三英丧生	( 139 )
第十七回	无道君降旨召弃 掌门人抢棋身亡	( 154 )
第十八回	含冤屈负尸离京 报父仇深官行刺	( 162 )
第十九回	再闯官格杀卢虎 两俱伤掌毙铁头	( 171 )
第二十回	调包计禁宫除暴 报冤仇祭父葬夫	( 182 )

诗曰：

康熙晏驾起祸端，  
争夺皇位自相残。  
三入禁宫除暴君，  
四娘英名天下传。

第一回 古驿道四马追风  
龙山镇夤夜拒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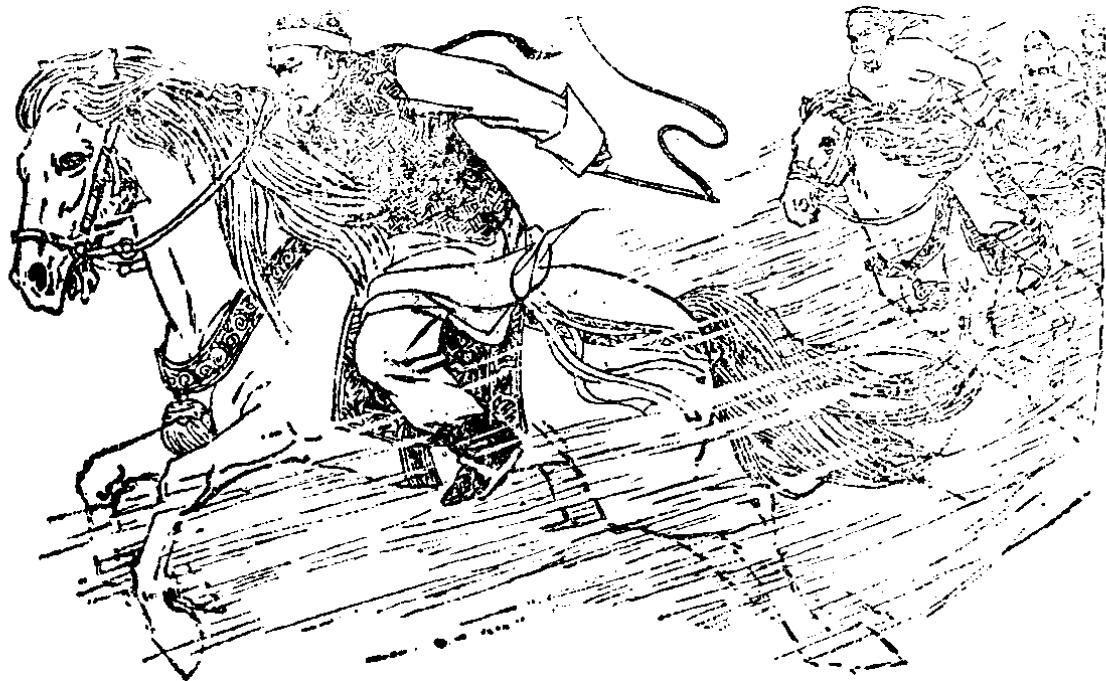
话说大清康熙六十一年深秋的一天，已是暮色西沉的时光，在一条通往京城的古驿道上，四顾杳无人烟，只有阵阵秋风吹动着两旁山林，发出窸窸窣窣的响声。突然，一阵急骤的马蹄声从西面传来。驿道上四匹骏马象旋风般地卷来。马后扬起了一片尘土。为首的一匹白马，马上是一位四十岁左右的中年壮汉。尽管那白马疾奔如飞，汗流气喘，他还不时地用马鞭抽打着。后面那三匹马也同样急如流星般地紧紧跟随着。

那四匹马急匆匆地转过几道山弯，渐渐地进入一条狭小的山路。那山路右边是密密的山林，左边是深不见底的深涧。由于道路险峻，那骑白马的中年壮汉才不得不放慢速度。后面三匹马也很快地紧追上来。

“四爷的骑术可真高明。”一个身材魁梧的青年壮汉拍马赶了上来，和那中年人并辔缓行着。那青年壮汉长得腰圆

膀粗，两道扫帚形的浓眉下，长着一双有神但显得狡黠的眼睛。厚厚的嘴唇下一张大嘴。虽不十分丑陋，但却透着严酷冷漠和无情。“卢虎，这前面还有多少路程可到龙山镇？”骑白马的中年人问那个叫卢虎的青年壮汉。卢虎赶紧回道：“不远了，离此还有七里多路。四爷，到龙山镇是不是要歇一会儿脚？”那中年人道：“就歇一会儿吧，不然人马都会累垮的。”卢虎道：“不知京城那边情况怎么样了？”那中年人微微沉吟片刻道：“有年大将军和科隆多在那里，我想还不至于有什么差错……”这位骑白马的中年人，正是当今皇上康熙的第四子——雍亲王胤禛。为了避人耳目，大家暂称他为“四爷”。这位四王子穿着一件青色缎子长袍，套着一件雪青镶金滚边马甲，长得额宽耳大，虽然年过四十，却身材结实，脸色红润，浓眉下一双眼睛，显得冷峻严酷，每当他射出那种冷冷的、秘不可测的目光时，常常使人不寒而栗。那张轮廓分明的嘴，也常常露出一种妄自尊大、不可一世的神气。这四王子自幼厌恶文喜武，爱好舞棍弄剑。皇宫生活使他感到厌烦，便出外拜师学艺，这几年来倒也学得了一身武功。又笼络结交了年羹尧、吕祖良等一批武林豪杰。经他极力在康熙面前推荐保举，那年羹尧倒也立了几次战功，现在官居大将军之职。年羹尧为了报答知遇之恩，又荐举了岷山派的掌门人吕祖良，作为胤禛的保镖。这胤禛虽无什么雄才大略，但对皇位却觊觎已久。他笼络武林豪杰、结交天下好汉，当然有他一番深意。现在，他急于赶回京城，只因科隆多、年羹尧派卢虎亲自送来急信，说当今皇上已身患重病，看来时日不多，要胤禛尽速赶回京城，以图大计。所以，胤禛心急如焚，一路上追风赶月，刚从川西赶到这里已经是人倦马乏了。

“卢虎，你大师兄为什么不愿随我进京？”胤禛忽然想起那位吕祖良的得意高徒悟因和尚，此人平时对他极为冷淡。这次他要进京，这位悟因和尚竟然不遵师命，离开四川独自云游去了。这使他十分恼火。卢虎急忙回道：“大师兄他已出家为僧，经常云游在外，恐怕过不惯那京城生活。”胤禛不以为然道：“不见得吧！我想，他也许有贰心。”卢虎忙分辩道：“四爷这么抬举他，他决不敢不领这个情的。更何况四爷就是未来的当今皇上……”胤禛只是冷眼望了一下卢虎，微微地“哼”了一声，但他想到这皇位究竟落于谁手，还很难预料。他轻轻地叹了一口气，将马身一夹往前奔驰起来。卢虎不由叫了一声：“四爷，前面路狭，您留点儿神！”说罢也拍马紧紧跟了上去。胤禛刚驱马绕过一个山弯，那路边的山林深处突然发出一声唿哨，那哨声冗长、尖厉，尤其在这寂静的山林里显得格外恐怖。



胤祯和卢虎不由一怔，赶忙勒住了马缰。那一声唿哨还未消失，前面一个山头也传出了同样的一声唿哨。卢虎不由叫了一声：“不好，有溜子！”可是，这溜子是谁呢？在这一带凡闻岷山八杰的大名，不管哪路绿林好汉都得退避三舍，谁敢来捋一捋岷山派的虎须呢？卢虎正思忖间，忽然山上一声巨响，一块巨石从山坡上向他们滚来。卢虎大惊，慌忙叫道：“四爷，快撤！”胤祯一看要退已经来不及了。五龙飞刀邓育英和玉面观音路小风也催马紧跟在后面。这条只能并辔走两匹马的山道，就不能如平原上那样进退自如了。胤祯只得叫道：“快，下马！”四人一齐跳下马来。那胤祯在慌急中竟然被马镫一绊，跌在路边。那巨石带着风声径直向胤祯头上砸来，胤祯不由大惊失色。正在此刻，卢虎突然往前一蹿，挡在胤祯身前，等那巨石刚落近头顶，卢虎往下一蹲，伸出双手，运足内功，大喝一声，双掌用一个“横断巫山”之势向巨石劈去，只见那巨石“叭”地一声碎成两块，正砸在白马身上。白马惨叫一声，轰隆隆和巨石一起滚下了山崖，那隆隆巨响和白马的惨叫声在山谷里久久回荡。

胤祯惊魂未定，卢虎拍了拍身上灰沙道：“四爷受惊了。”同时，他发现那山林里有人影一闪，不由高声骂道：“相好的，有种的出来！不要干那种偷鸡摸狗的不要脸的勾当。”话音未落，只听见一声大笑，路边跳出一个身着玄色紧身衣裤，身材瘦削的中年汉子来。那人笑道：“岷山派的铁砂掌果然名不虚传，在下领教过了。”卢虎道：“朋友，是哪路英雄？请报上万儿来。”那人道：“在下区区小辈，不象你们岷山八杰，受上恩宠，荣名加身。如果不是我认错的话，那位大概是胤祯四殿下吧？”胤祯道：“你既知是我，为何不拜？”那人嘿嘿一阵冷笑道：“未登大宝，却已经摆

出皇帝的架子来了。哈哈……”胤祯大怒道：“何方草寇，竟敢如此放肆戏弄本王爷！”说着拔出腰中佩剑，上前使一个“仙人指路”，向那人刺去。那人见剑随人到，不慌不忙，轻轻往旁一跃，让过剑锋，伸手就往胤祯腋下“期门穴”点去。卢虎在旁惊叫道：“四爷留神，溜子点穴了。”胤祯一惊，忙向旁闪去。顺势又一个“玉龙探水”，向那人胸前刺去。那人初以为胤祯功底平常，根本不把他放在心上，不料胤祯竟然身手灵活，出招迅捷。这一剑又来势迅猛，眼看即将刺到前胸，那人慌忙向旁一跃。那山路原本非常狭小，那人又猝不及防，一脚踏在崖边，随着山石粉碎，人也向山崖下滑去。大家不禁一声惊叫，只见那人虽已失去平衡，但心神不乱，身手矫健。人向下滑时，他赶快将脚踩在山崖边一块突出的山石上，轻轻一点，一个“鹞子翻身”，向上一提一跃，又稳稳地落在山路上。这一滑一提一跃，看得出此人轻功非凡，连胤祯也不由叫一声“好”。那人落地后，“哗啦”一声，从腰间拉出一条九节软鞭，用手一抖，宛如一条银龙向胤祯面门扫来。胤祯赶快使一个“西施焚香”势，用剑一挡，那软鞭竟然如蛇盘一般，将剑紧紧缠住。胤祯慌忙收剑。只见那人大喝一声：“起！”一个“无常抖索”，将鞭一抖，胤祯的剑脱手飞起，在空中转了一圈，便向崖下落去。那人见胤祯剑已离手，便趁势一鞭向胤祯腰部扫来，这一招叫“玉带围腰”，疾如流星。胤祯见剑被卷脱手，惊魂未定，那鞭又迅捷地扫来，不由慌了手脚，卢虎见状大叫一声：“四爷闪开！”慌忙将手中马鞭向软鞭迎去，只见两条软鞭缠在一起，那人忽然又大喝一声，卢虎只感到虎口一阵撕痛，定睛看时，那马鞭已被卷去大半截，手中只留下一段鞭杆。卢虎大吃一惊道：“来者莫非是独臂神龙孟力飞

吗？”此时胤禩也发现此人左臂一袖空荡着，被卢虎一叫，才知此人正是威震关外辽东八怪之一的独臂神龙孟力飞。那人哈哈大笑道：“不敢当，正是在下，窜山王的眼力倒很不错。”卢虎道：“你们辽东八怪远在关外，我们岷山派兄弟和贵派兄弟素无冤仇，不知为什么在这里挡道？倘若孟大爷需要一点盘缠，在下虽不是百万富翁，十两八两倒还是拿得出的。我们岷山派也很想和辽东八怪交个朋友，如何？”孟力飞道：“承情了。咱们辽东八怪再穷，也不敢在岷山派身上打什么主意。只是早闻岷山八杰的盛名，今儿特来领教一番。”卢虎道：“孟大爷技高艺深，在下仰名已久，也早想求教一二。如今师父和弟兄们已先行进京。这里又路狭山险，展不开招儿。再说我们还有急事在身。等到京城以后，约会个日期，我们一定向孟大爷请教，如何？”孟力飞哈哈大笑道：“在京城我们已见过尊师。我等此行正是想来领教窜山王及四爷的。”卢虎知道孟力飞千里迢迢来此挡道，决不会仅仅是为了比武。便道：“既然如此，在下也只好舍命陪君子了。”孟力飞道：“咱们素无冤仇，自然不必以命相争。只是倘有输赢……”卢虎道：“依孟大爷之见呢？”孟力飞道：“如若在下输了，咱们辽东八怪在武林豪杰面前向岷山派设酒赔礼，从此永不再进关内。”卢虎道：“孟大爷既如此讲，岂不言重了。那么如若在下输了呢？”孟力飞道：“如若尊兄承让一招，就请足下退回川东，至少在年内不准出川东一步。”胤禩听了此言，似有所悟。他曾听说八王子胤禩在关东一带，也结交了不少绿林豪杰。看来这独臂神龙孟力飞是胤禩所遣，欲图将他阻在川东。这辽东八怪此行看来是“项庄舞剑，意在沛公”了。不由得气往上撞，猛喝道：“卢虎，莫与这小子斗什么嘴，废了他！”孟力飞

微微冷笑道：“承情了。”说罢将软鞭一抖，一个“蛟龙出海”，就向卢虎面门飞来。刚才卢虎已经领教过孟力飞软鞭的厉害，江湖上因为他展鞭如神，称他为“独臂神龙”。他不敢用自己的七星刀去硬碰，只是身子往下一沉，躲过了软鞭，顺势将刀向孟力飞下三路砍去。孟力飞将软鞭一收，飞身一跃，又一个“金鹰击兔”，挥臂向卢虎顶门抖去。卢虎一个翻身，跃到孟力飞左侧，等孟力飞身子刚落地，便用“鸳鸯连环腿”向孟力飞腿上扫去。这孟力飞知道岷山派武功有“一掌一腿”之说，他刚才已见过卢虎“铁砂掌”的功力，这一“铁扫腿”自然不敢轻敌，慌忙使了一个“旱地拔葱”向上一跃，同时又一鞭向卢虎腿上扫去。其实卢虎这一腿虽用了“铁扫腿”功，但还只是虚招，所以当孟力飞用这“跃身采月”一招后，他就赶快将腿一收，孟力飞的软鞭一下砸在山石上，打得山石火星迸射，乱石纷飞。卢虎不由叫一声“好”，又趁孟力飞立脚不稳时，再运神力一腿扫去。孟力飞一惊，未敢落地，在空中一个“星丸跳跃”，向旁跳开。那卢虎收势不住，一腿扫在崖边的一棵小树上，只听“咔嚓”一声，那小树断为两截向崖下落去。孟力飞不由一惊，方知岷山派的腿功的确不寻常，于是格外小心。他们刀来鞭去，银光耀眼，一连斗了几十个回合。看那卢虎虽未有不支之势，但一下子也难占上风。胤祯不由暗暗着急起来。

那孟力飞杀得性起，把软鞭挥得铮铮作响，紧追着卢虎的七星刀，不离左右。那卢虎依靠身子矫捷，不敢用兵刃硬碰。只是乘机用刀对着孟力飞“左右披红”，横砍竖劈，避其锋芒，虚虚实实地接招，并时时施出那“铁扫腿”的硬功。孟力飞不敢轻敌，用软鞭紧逼着卢虎，不让他有出招的机会。当他正用一个“毒蛇吐信”向卢虎顶门抖去时，忽觉

耳旁有风声，知是暗器，慌忙后仰，不料那卢虎刀锋跟进，“嚓”地一声，那孟力飞左臂空袖被削去半截。孟力飞吃了一惊，身手一慢，那左肩立刻感到一阵酥麻，自知已中了暗器。急忙纵身跳出圈外叫道：“姓卢的，我素闻岷山派最讲信义，想不到竟用暗器伤人，好，我孟某领教了，后会有期。”说罢，一声唿哨，向山林中逃去，胤祯岂肯放过，一扬手又是三支袖箭分上、中、下三路向孟力飞射去，那孟力飞回身一鞭，两支袖箭应声落地。可是胤祯第三支箭发力最沉，也紧跟着射出。孟力飞此时伤痛发作，动作便慢了下来。那袖箭眼看就要向他面门射来。孟力飞想躲已来不及了，只见那山里人影一闪，接着“嚓”地飞出一粒“飞蝗石”，将那袖箭打落地下，那人影纵到孟力飞身边，问道：“二哥，怎么啦？”孟力飞道：“我中了那小子道儿。我们快回去。”那人伸手扶着孟力飞，两人施展出“轻功提纵术”，不一会儿便消逝在山林的深处。胤祯见两人已远遁而去，便道：“便宜了这小子。看来他也活不久。可惜一条白龙驹给这小子废了。”卢虎道：“请四爷骑我这匹马吧。我跟八弟同骑一马。”胤祯说声“好”。也不推辞，便纵身上马道：“快，上马吧，尽早赶到龙山镇，好好歇一夜，明晨还得赶路。”说罢，纵马而去。卢虎和路小凤同骑一马，三人赶快拍马紧跟上去。路小风轻轻地对卢虎道：“二哥，四爷用暗器伤人，岂不损了我们岷山派的名头。”卢虎瞪了一眼道：“你懂什么？这叫‘兵不厌诈’嘛！你不要乱说！”玉面观音路小风是八杰中年龄最小的一个，只有十四岁，因为他面如敷粉，性情温和，故称他为“玉面观音”。老七“五龙飞刀”邓育英仅长他一岁，长得瘦小玲珑，平时两人都不爱说话，练起武来都有一股韧劲。路小风五岁就父母双亡，跟随吕祖良习艺；倒

也练出了一身武功，很得吕祖良宠爱。这次遵师命跟随胤禟进京，刚才见胤禟竟暗中用毒箭伤人，他便有点看不惯，刚讲了一句，就被卢虎训斥一顿，因为卢虎比他年长多岁，所以，卢虎一瞪眼，小风也就不再说什么了。

龙山镇位于川陕交界。因这里是出川要道，虽是一个小镇，但来往客商颇多，倒也十分热闹。胤禟四人赶到这里，早已是灯火阑珊。他们住进了一家比较清净宽敞的客店。路小风轻轻告诉卢虎道：“二哥，刚进旅店，我见门外有两个人鬼头鬼脑，十分可疑。”卢虎道：“怕他作甚，大家留心点就是。”四人在房间内擦洗完毕，吃罢晚饭，各自安歇。

胤禟虽然十分疲劳，却毫无睡意。这几天来，他一直忧心忡忡。京城里虽有科隆多、年羹尧在为他筹谋皇位，然而，究竟谁能得手，实在很难预料。胤禟知道：众王子对皇位都觊觎长久，尤其同父异母的八王子胤禩、九王子胤禟，连同母兄弟十四王子胤禩等均在网罗党羽、伺机篡位，今晚独臂神龙孟力飞赶到这里挡路，决非仅仅是为了和岷山派比武。他早知道胤禩在辽东结交了许多绿林豪杰，笼络了一群党羽，其实力不可低估，虽然胤禩本人不谙武功，但为人却很狡黠，心狠手辣。孟力飞此行恐怕是专为他而来，自然决不会只有一、两个人，倒也须要留心提防。那九王子胤禟和朝中权臣多有勾搭，亲信颇多。那十四王子胤禩倒是一个能文能武的将才，现在西陲，任抚远大将军之职，屡立战功，并在当地广施仁政，甚得人心，也很得康熙宠爱，看来父皇很有可能将皇位传给他。如果这遗诏一出，那么他胤禟的皇位便成泡影……想到这里，他不由一阵忧急。他必须赶在康熙立诏之前回到京城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想着，想着，朦胧之中忽听得屋顶上有踏瓦之声，胤禟立即起身，走近窗口。

从窗缝向外窥望：在月色朦胧中，只见对面屋顶上有一蒙面人身影矫捷如飞，向前窜跃而来。然后，一招手，轻轻一个“燕子抄水”落到院子里，竟毫无声息。胤祯看此人身手不凡，定是一个武林高手，莫非又是为自己而来。那人又一招手，只见另一蒙面人也用一个“平沙落雁”势轻轻跳下，他用手向胤祯屋子一指，那人便点了点头。不一会儿屋顶上又出现两人，那人飞身跃上屋顶不知和那二人叮嘱了什么，又轻轻跃下。胤祯回身一看，卢虎、路小风、邓育英三人也都已悄然起了床。他们虽然路途疲劳，但武林中的长年旧习，使他们即使在沉睡中也极为警觉，稍有响动即能跃身迎战。胤祯忙对卢虎三人轻轻叮嘱了几句，大家会意地点了点头。卢虎身贴墙壁，刚用手将窗户打开，谁知，“嗖嗖”飞进两把匕首，直插地下，只露出一段刀把，可见来者决非庸碌之辈。卢虎猛喝一声，挥手射出几支袖箭，随着纵身飞出窗外，尚未落地，房顶上跳下一人，斜刺里一刀向他砍来。卢虎见那人刀法迅捷，发力很沉，颇有些内家功底。已做好准备，便施展岀岷山独门刀法“怨鬼夺命刀”，向那蒙面人逼去。那蒙面人见卢虎刀法精奇，不由向后退了几步。这“怨鬼夺命刀”原本有七七四十九刀，刀刀取人要害。当年吕祖良跟随他师父一空禅师学此刀法，整整三年方得其精髓，吕祖良又将各门刀法之精融进其内，化为八八六十四刀。为了出奇制胜，除非强敌，轻易不用此招。所以，卢虎接连几招，已逼得那蒙面人只能招架，仅能封住门户，无法进招。那边玉面观音路小风对一个小个子的蒙面人，也展开了“奇门夺命剑”法，打得那人也只能招架，无法还手。原来“奇门夺命剑”和“怨鬼夺命刀”有异曲同工之妙，剑中有式，式中带式，招中套招。吕祖良用这“一刀一剑，”“一掌一腿”，

曾打遍武林高手，建立了赫赫威名。那五龙飞刀邓青英正和另一个蒙面人打得难解难分。此时胤祯却被两个蒙面人围在当中。两人中，一人拿的是虎头双钩，一个使的是三节棍。胤祯的佩剑已被独臂神龙孟力飞卷落崖下，所以将客店内一根铁棍拿来对敌，但总不顺手。而那两人左劈右勾，一棍二钩，招招都是夺命功法，势猛力沉，似乎急于置胤祯于死地。胤祯的棍法虽不如剑法熟练，好在他十八般武艺倒也精通，这几年又经吕祖良的指点，也有很大长进，那铁棍左挡右格，也接了几十招。两个蒙面人见一时不能取胜，发一声吼，一棍二钩更疾如行云般地向胤祯几处要害打来。胤祯因旅途疲惫，且心神不宁，渐渐便有些不支。这两人见胤祯棍法已乱，更猛力地连连进招。忽然一声叫喊，胤祯的长辫被虎头钩咬住。那人急忙将钩一收，胤祯不由踉跄几步，那个使三节棍的又趁势向他顶门扫去，眼看胤祯性命难保。正是：

飞马回京谋王位，  
途中被劫险遭擒。

## 第二回 畅春园康熙晏驾 乾清宫胤禛篡位

且说那卢虎见胤禛危急，不由大叫一声：“四爷！”同时，跃身欲去相救，蒙面人见状，上前用刀将他挡住。胤禛见自己长辫被勾住，情急之下，用手将辫子扯住，右手用棍去抵住三节棍的进攻。只听那使双钩的，猛喝一声，胤禛的辫子已卷去半截，要不是他用手扯牢，恐怕连头皮也会一起撕下。胤禛一阵疼痛，不由脚下又一个踉跄。那使三节棍的，趁势一个“泰山压顶”，向他顶门砸来。胤禛慌忙一退，脚下不稳，向侧跌倒。两人如“饿虎扑食”一般同时用棍和钩向胤禛打去。眼看胤禛难逃这杀身之祸，突然，从大树上飞下一人，用剑挡住双钩一棍，“当啷啷”火星四迸，来人将剑向上一挑，三节棍和双钩几乎脱手，两人踉跄地向后倒退数步，大惊失色地望着来人。只见此人身材魁梧，黑衣僧帽，一柄宝剑，紧握手中，仿佛一尊罗汉。卢虎见了不由大喜道：“大师兄！”两蒙面人见胤禛本来已必死无疑，谁知半路上杀出这个和尚来，一时怒从心起，两人大喝一声，挥起双钩一棍，又一起扑向悟因。胤禛见状正要上前，悟因道：“四爷闪开，让贫僧一人对付他们。”只见那悟因任凭两人猛砸狠劈，身子兀然不动，只是用剑轻轻一拨，说也奇怪，两蒙面人尽管招招都很迅猛，招招都往悟因要害处打来，但都被悟因用剑“柔如流云”般拨开，竟然不费大力便已化去他们的招法。等那两人锐气渐消，悟因一声大喝，长剑一抖，